

粟特语对回鹘语语法的影响

木再帕尔

[摘要] 粟特语曾经跟回鹘语发生深度接触，并在回鹘语中留下了其痕迹。在回鹘语文献中出现的大量粟特语借词以及粟特式句法结构是这种接触的有力证据。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回鹘语中出现的非正常语序、各种关系从句以及指示代词的语法化等，解释粟特语对回鹘语语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粟特语 回鹘语 语法 接触

粟特语对回鹘语（古维吾尔语）的影响在鲁尼文文献中有所体现，比如 *xatun* “皇后”、*čabīš* “军官，侍从官”、*čor* “啜，一种称衔”等均为粟特语借词。在嗣后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里除了大量借词，还经常出现借译（仿译）、借造词（仿造词）等情况。据 Özertural (2014) 的研究，回鹘语常用词 *tīnliy* “生命、生灵”是依照粟特语 *w'tδ'r* [wātδār] “生命”一词仿造的。其中，回鹘语 *tīn-* “气、呼吸”对应于粟特语 *w't* [wāt] “气”，回鹘语构名词词缀-*līy* 对应于粟特语构名词词缀+*δ'r* [+δār]。除此之外，摩尼教选民五戒的回鹘语名称全是依照粟特语借译的 (Özertural 2014:93-104)。回鹘语佛教文献和摩尼教文献常见的 *ätöz* “身体”一词是由 *ät* “肉”和 *öz* “自己，精神”这两个成分构成的。意义上毫不相关的两个词相互结合而构成新词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这暗示着它可能有非回鹘语来源。根据 Bang 的解释，*ätöz* 的摸板可以溯源至中古波斯语的 *karp ī gōšt* “肉的身体”。实际上，在帕提亚语中可以找到其更合适的古老形式。帕提亚语的 *tngy'n* [tangyān] 由 *tn* [tan] “身体”和 *gy'n* [gyān] “精神”这两个成分构成^①。根据 Henning 的研究，中古波斯语有 *tngy'n* “身体和精神”一词。Boyce 提出该词在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文献中都出现，而 *tngy'n* 在粟特语摩尼教文献中作为帕提亚语借词出现 (Özertural 2008:26-27)。这都说明回鹘语的 *ätöz* 是依照 *tngy'n* 一词仿造的。

在同粟特语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回鹘语不仅在词汇和上述构词法方面受到了比较深刻的影响，在句法方面也呈现出粟特语的强烈影响。这些影响可以根据词序、关系从句的多种运用、*arti/ati*（回鹘语 *ymä*）等连接词的用法等多个方面来分析。

一 语序的影响

（一）正常的 OV 语序以及连接词

根据现存文献，维吾尔语无论是在现代或者是在古代（即回鹘语），其无标记的基本语序

^① 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 *tngy'nyg*, *tngy'nyq*, *tngy'nyq*, *tngy'ny* (*tangyānīg*) “肉体和灵魂的” (Durkin-Meisterernst 2004:325)。

都是 SOV。由于维吾尔语是典型的 Pro-drop 语言（即代词脱落语言），并且其句法成分都带标记，因此允许出现其他语序，但不影响语义。非正常语序起到突出某一成分或话题化作用。

粟特语基本上也是 SOV 语言，其中，中心词出现在修饰成分之后，谓语出现在主语之后。基本句法结构由 SOV 类型的句子构成，这是粟特语和回鹘语的共同点。但是，粟特语并非是纯粹的 SOV 语言，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反例。虽然无标记的语序是 SOV，但也经常碰到动词出现在句首的情况。扩展成分，包括主语和宾语，倾向于跟随比较短的成分出现。有时，较长成分的一部分靠近句末出现，比较对象出现在形容词之前，副动词或副词性成分置于动词之前。例如 (Yoshida 2009:316):

- (1) ərti xu maryārtī xēpθāwand... ð satu ðinār zern tōž.
并且 DEF^① 宝石.GEN 主人 DEF 一百 第纳尔 黄金 支付.3sg
然后宝石的主人支付了一百黄金第纳尔。
- (2) rti frāyāz əxu wispišē Suðašn wispu āðč βayte.
并且 开始 DEF 王子 Suðašn 所有 事情 给.3sg
并且 Suðašn 王子开始把所有东西给出来。
- (3) rti-šī ēs čan patičsar ēw braman čansti šāw əksi əti.
并且-他 来.3sg 从 在…前面 一个 婆罗门 非常 黑 瘦的 和
并且一个黑黝黝的、瘦的婆罗门向他走过来。
- (4) rti əxu wēn γarf bikšē nāf əke-ti par patēð šawēnt-əskun.
并且他 见到.3sg 许多 行乞的 人们 谁-COMP 为 乞讨 去.3pl-DUR
并且他看到乞求施舍的许多乞讨的人。
- (5) ð nāft martsār tūx əfsām əti arkkarēt.
DEF 人们.PL 往这边 快速 送.IMPV 和 工人.PL
把人们和工人们迅速派到这儿！
- (6) čanšakara nāmartar 比糖甜
从 糖 甜.COMPAR
- (7) rti yonēð βōk βīrant-kām. 并且他们将立即得到救赎。
并且 马上 救赎 发现.3pl-FUT

上述例句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SOV 是粟特语的基本语序，还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句子都以 rti (ərti) 开始。在粟特语的复合句中，各小句也是用 rti 连接的。

回鹘语从鲁尼文碑铭文献开始已知的基本语序是 SOV。这种基本语序一直延续并保留到现代维吾尔语。例如 (Le Coq 1912:13、14、23):

^① 语法标注缩略符号 1IMP: 祈使式第一人称单数, 1PAST: 过去时第一人称单数, 1pl.POSS: 第一人称复数从属, 1POSS: 第一人称单数从属, 1sg: 动词第一人称单数, 2IMP: 祈使语气第二人称单数, 2plIMP: 祈使语气第二人称复数, 2POSS: 第二人称单数从属, 3IMP: 祈使语气第三人称单数, 3pl: 动词第三人称复数, 3POSS: 第三人称单数从属, 3sg: 动词第三人称单数, ABL: 从格, ACC: 宾格, AOR: 动词不定式, CAUS: 使动态, COMP: 标句词, COMPAR: 比较级, COND: 条件语气, COP: 系词, CV: 副动词, DEF: 定冠词, DES: 意愿式, DUR: 持续体, FUT: 将来时, G-D: 领属格-向格, GEN: 领属格, GOAL: 目的标记, IMP: 祈使语气, INSTR: 工具格, L.A: 时位格-从格, LOC: 时位格, NEG: 否定, PARTC: 形动词, PASS: 被动态, PAST: 过去时, PERF: 完整体, PL: 名词复数, pl: 动词复数, POSS: 从属, PROG: 进行体, QUOT: 引用语, REL: 关系化标记, VN: 动名词。

(8) äkinti ymä xamay täjri yir-in äsängü-si-n bir-ti. üçünč ädgü
 第二 又 全部 神 地-ABL 平安-POSS.3sg.ACC 给-PAST 第三 好
 nom-uy bir-ti.
 教义-ACC 给-PAST

第二，给了众神之地的安宁。第三，给了完好的教义。

(9) ymä ög täjri wadžiwantag täjri ular biš täjri-lär-ig
 又 ög 神（善母） wadžiwantag 神（活跃精灵） 他们五 神-PL-ABL
 xurmuzta täjri-dä ar-tilar. ymä yir-ig täjri-g yarat-yalï
 xurmuzta 神（先意）-ABL 分开-PAST.3pl 又 地-ACC 天-ACC 创造-GOAL.CV
 it-gäli anun-tilar.
 制造-GOAL.CV 准备-PAST.3pl

并且 ög 神（善母）和 wadžiwantag 神（活跃精灵）把五明子从 xurmuzta 神（先意）分开，并且准备创造地和天。

(10) käntü yaruq täjri mani burxan är-ür.
 自己 光明 神 摩尼 先知 是-AOR
 dintar-ay nyošak-ay bilgä bilig-in igd-ür...
 选民-ACC 听众-ACC 睿智 智慧-INSTRI 教-AOR

他本人是光明之神——先知摩尼，他以睿智的知识教育选民和听众。

以上回鹘语例句的语序均为 SOV。通过比较粟特语和回鹘语例句，我们不仅发现它们的语序基本一致，还能看出粟特语连接词(ə)rti “并且，又”和回鹘语连接词 ymä “并且，又”在语义和功能上非常相似。ymä 的这种功能在鲁尼文文献中没有出现，而在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中大量出现并与粟特语的同类词完全一致，这说明它的这种句法功能是受粟特语同类词的影响而派生出来的。

（二）反例——VO 语序

粟特语作为印欧语系语言，其语序不始终是 SOV，反例很多，其中有些反例属于仿译。粟特语的大部分文献是译自其他语言的，因此其语序反映原文献的语言。但是，粟特语本身也不乏 VO 类型的句子。例如 (Skjærvø 2007: 24、24、36、41、41):

(11) xōnəx xəči ərtāw δēnδārē. 他是清洁的摩尼教徒。
 他 是 清洁的 教徒

试比较例 (12):

(12) xā δēwt xand. 他们是魔鬼。
 他们 魔鬼 是.3PL

(13) wītərənd yāxē Rustəmi pərwēðē. 他们为寻找勇敢的 Rustam 而出发。
 出发.3pl 勇敢的 Rustam.ACC 寻找

(14) arti məs anyōn səydəmān kunθa pətəstāt.
 并且 同样 这样 所有 做.2plIMP 抵抗
 并且你们对一切要做出反抗。

(15) rāmənd anduxsəθa pər xēpəθ rəwānī fərtəryā;
 总是 奋斗.2plIMP 为 自己的 灵魂 改善

əti məna fərmān, əti pəštāwən pər ešya δārəθa.
并且 我的 命令 并且 命令(指挥) 在 记忆.LOC 保持.2plIMP

你们永远为完善自己的灵魂而努力，记住我的命令和指挥。

例(11)中，谓语系动词 *xəči* 位于宾语之前，与具有类似结构的例(12)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例(13)中，谓语动词 *wīterənd* 出现在句首；例(14)中，动词 *kunθa* 出现在与之结合的名词 *pətəstāt* 之前；例(15)中，*anduxsəθa* 出现在介词短语 *pər xēpəθ rəwānī fərtəryā* 之前。这种VO结构与正常的SOV语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不寻常的结构在回鹘语中也大量出现。例如(Le Coq 1922:7、6、24)：

- (16) ol qamay tanmiš-lar ädgü qilinčliy täjri-g bil-mä-dük
DEF 全部 否认者-PL 善 行为的 神-ACC 知道-NEG-VN
üčün sayru-l-yay ör-än-gäy otluy tamu ič-i-n-dä.
因为 粉碎-PASS-DES 烧-PASS-DES 火热的 地狱 里面-3POSS-INSTR-LOC
全部否认者因不知道善行的神，将在火热的地狱里粉碎和烧灼。
- (17) ögir-zün dindar-lar yadıl-zun täjri nom-i!
快乐-3IMP 选民-PL 传播-3IMP 神 教义-3POSS
愿摩尼教选民们愉快，愿神的教义传播开来！
- (18) ayıy qilinčliy-lar-da qurtyar-iiŋ yazuqlury-lar-da sāč-iŋ
邪恶 行为-PL-ABL 拯救-2IMP 罪孽-PL-ABL 选择-2IMP
ožyur-uŋ tamu oyłan-in-da kim qamayun yavlayın adın yad-mayıli
救赎-2IMP 地狱 儿子-INSTR-ABL REL 全部 邪恶 别的 传播-NEG
ol täjri-m qor-uŋ bu yigüči yäk-lär-dä öküš türlüg ayluq
COP 主-1POSS 保护-2IMP 这 爱吃的 魔鬼-PL-ABL 许多 种类 有毒的
ayıy qilinčliy šmnu oyłan-İN-da siz arıt-iŋ mini
邪恶 行为的 魔鬼 儿子-INSTR-ABL 您 净化-2IMP 我.ACC
iđliy yiparliy yimišlik-iňiz-kä ki-gür-üŋ.
香味的 腐香味的 果园-2POSS-DAT 进入-CAUS-2IMP

(主啊) 救我脱离邪恶的人，从有罪孽的人中间选择我，从除了邪恶不传播别的地狱之子拯救我。主啊，请保护我免受贪吃的魔鬼的伤害以及有毒的、邪恶的魔王之子的伤害，请净化我，请让我进入您那异香异气的果园。

在以上的回鹘语例句里，例(16)中，谓语动词 *sayrulyay*、*örängäy* 出现在其宾语 *tamu ičindä* 之前；例(17)中，谓语动词 *ögirzün* 和 *yadılzun* 出现在其宾语 *dindarlar* 和 *täjri nomi* 之前；例(18)中，谓语动词 *ožyur-uŋ* 出现在其宾语 *tamu oyłanında* 及 *kim* 引导的关系从句之前，*arıt-iŋ* 出现在其宾语 *mini* 之前，等等。

可以说，在碑文文献中未曾出现的所有这些结构应该是受粟特语的影响而产生的。

二 回鹘语关系从句的产生

一般说来，在关系结构中，关系从句与先行词之间都存在着线性邻接关系，从句紧跟在先行词之后。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二者间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形成“关系从句外置结构”。

关系从句有限定性和非限定性两种形式，一般由关系代词引导。限定性定语从句是定语从句的分支之一，表现为先行词出现在修饰成分之前，在意义上它是不可缺少的，若省略，所修饰主句的内容就不完整或失去意义。它和主句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可用逗号分开。非限定性定语从句起补充说明作用，在句子中不充当成分，缺少也不会影响全句的理解，它与主句往往用逗号隔开。此外，也有关系从句外置的情况。在外置条件下，关系从句的中心名词由于其他成分的介入而与从句分开。

在粟特语里，每一个疑问代词或副词都可充当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常用关系代词有疑问代词 ke “谁”、ču “什么”、kt'r “哪个”、kw “哪儿”、kwrδ “哪里”、čkn'č “为何”、kδ' “何时”等 (Gershevitch 1954:217)。其中，ču 只用于无生命物质，ke 可同时用于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粟特语关系从句经常由标句词 ke、ət(i) 引导。例如 (Yoshida 2009:297、318、318):

(19) fritāt ke wənī sāt šire əktyē parwēžnē. 滋养所有善行的博爱。
love REL DEF.G-D 全部 好.G-D 行为.G-D 滋养.PARTC

(20) ūnō martī wiru kunāt ke-ti-šī xwati rēžāt.
那个 人.ACC 丈夫 做.SUBJ.3sg COMPL-她.DAT 她自己 高兴.SUBJ.3sg
她应该使那个男人做她的丈夫，以至于他使她高兴。

(21) xānd āfrītēt ūtākt ke əti-šān sāk əti patšmār nēst.
这些 吉祥的 地方.PL REL COMP-他们 数量 和 数字 不
这些吉祥的地方，其数量无数。

(22) arti xōnəx xəči artāw δēnδārē kē γarf ēdētī čən təma zrēnjət
并且 他 是 清洁 教徒 REL 许多人 从 地狱 带出来.3sg
əti kū uštəmāx-sār rāθtāk βōt.
和 往 天堂-方向 引路者 当

并且他是清洁的摩尼教徒，他把许多人从地狱拯救出来并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做他们的引路人。(Skjærvø 2007: 42)

在以上句子里，ke “谁”引导关系从句，使其后面部分修饰前面部分，或在一个句子里嵌入另一个句子。例(22)是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省略 kē 后面的部分，前面的句子照样成立。

在回鹘语里，疑问代词 kim “谁”也具有类似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在之前的鲁尼文文献中没有出现。回鹘语中也有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关系从句。关系从句由具有疑问代词功能的 kim “谁”引导，nä “什么”偶尔也有引导关系从句的功能。kim 引导的关系从句可以嵌入不同类型的句子里。下面分类说明。

1. 摩尼教文献中经常出现 kim 引导的谓语关系从句嵌入在不定式句子里的情况。例如 (Le Coq 1912:8):

(23) taqī inča qaltī ton-nuŋ bit-i kim kiši-nänj
还有 就像 衣服-GEN 虱子-3POSS COMP 人-GEN
täri-si-n-tä ün-üp yänä kiši-nänj qan-İN šor-ar.
皮肤-3POSS-INSTR-L.A 长-CV 又 人-GEN 血-ACC 吸-AOR
还有就像衣服里的虱子，它从人的皮肤里长出来，反过来又吸吮人的血。

上句里，tonnuŋ biti kišinänj qanin šorar “衣服里的虱子吸吮人的血”是一个不定式句子。其中，谓语动词 šorar “吸吮”是带不定式标记-ar 的不定式动词。现在 kim 引导的从句 kišinänj

tärisintä ünüp “从人的皮肤里长出来” 嵌入到不定式句里，起到了补充性作用。我们也可以认为 kim 之后的所有成分是关系从句。

从句中的不定式谓语可以有复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其相应的主语也会带复数标记。例如 (Özertural 2008:60):

- (24) tirig ädgü saqinč-lar ol kim nomqutī täjri-dän tuy-ar-lar.
活跃 善 思维-PL 是 COMP 大明 神-ABL 生-AOR-PL
那些活跃的善思，由大明神派生。

例(24)里，从句的谓语不定式动词 tuyar 带了复数标记-lar，这时其相应的主句主语 saqinč 也带了复数标记-lar。

2. kim 引导的谓语关系从句嵌入在过去时句子里。例如 (Le Coq 1922:17):

- (25) ančolayu qalti kün täjri kim ol uluy täjri-dän tuy-dii.
同样 日 神 COMP 伟大 神-ABL 生-PAST
同样，日神是被伟大的神（大明尊）生（召唤出来）的。

例(25)中，从句谓语动词 tuy-以过去时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主语和谓语的一致性还是保持不变：主语是单数，那谓语动词也以单数形式出现。以上谈到的各关系从句的主语都在主句部分。嵌入的关系从句也可以有自己的主语。例如 (Le Coq 1922: 15、14):

- (26) taqī ymā üzüt-ümüz qaŋ-ii täjri mani burxan inčä tip yarlıqa-dii
还有 灵魂-1pl.POSS 父亲-3POSS 神圣的 摩尼 先知 如此 QUOT 命令-PAST
amraq oylan-İM öŋ saqin-ii ol uzaqii sav yürüg-lär-in
亲爱的孩子-1POSS 先 想-2IMP DEF 以前的 话 意思-PL-ACC
kim män sizlär-kä ay-u bir-tim.
REL 我 您们-DAT 说-CV 给-1PAST
还有，我们的精神之父、尊贵的先知摩尼如此说：“亲爱的孩子，先想想我告诉你们的从前的那些话的含义”。

- (27) ymā täjri yalavač-ii burqan sumnayıdi-qa ‘inčä yarlıqa-dii
还有 神 使者-3POSS 先知 Sumnayıdi-DAT 如此 命令-3PAST
bu sav kim siz aiy-ur siz äšid-iŋ. bir azänd sözlä-yin.
这 话 REL 您 说-AOR 您 听-2IMP 一个 寓言 说-1IMP
神的使者——先知对 Sumnayıdi 如此说：“请聆听我讲给您的话，我给您讲一则寓言”。

在例(26)、例(27)中 kim 引导的从句虽然修饰其前面的句子，但是它的主语与主句的主语不同。在例(26)中，从句 män sizlärkä ayu birtim 的主语是 män，而其主句的主语是 amraq oylan-İM。这两个句子中，kim 引导的从句修饰其主句的宾语，这与以上的修饰主句主语的情况不同。

3. 嵌入在条件句里的关系从句：条件句是回鹘语固有的句法结构，关系从句可以嵌入在条件句里。例如 (Röhrborn 2014:107):

- (28) näŋ antay t(ä)v kür yälvi arvíš yoq kim ol u-ma-sar.
决(不) 那样 欺诈 欺骗 魔术 巫术 没有 REL 他 能-NEG-COND
没有他不精通的诈骗和巫术。

在例(28)中,从句谓语动词 umasar 以条件式形式出现,修饰其主句主语 t(ä)v kür yälvi arviš。在这种结构中,主句和关系从句同样可以有不同的主语。例如(Röhrborn 2014:107):

- (29) incip ajar ber-gäy män kim siŋil-im sävinč ögrünčü
这样 向他 给-1IMP 我 COMP 妹妹-1POSS 愉快 高兴
äšt-(t)ür-ü k(ä)l-sär.
听 CAUS-CV 来-COND
若我妹妹(让我)听到令人愉快的消息,我就把它给她。

例(29)里,从句主语是 siŋilim “我的妹妹”,而主句主语是 män “我”。

4. 关系从句里的照应成分

一般情况下,从句和主句经常通过照应代词来连接。由于回鹘语的 kim 作连接词时无变格,因此无法呈现从句和主句的从属关系。然而,在中古伊朗语(粟特语)中我们会看到这种例子。例如(Heston 1976: 317):

- (30) rtym's 'sty ZKZY^① šy z'tk δywth yrþy βwt.
并且还是 REL 他 儿子女儿 许多 是.3sg
并且,还有许多儿女的他

在上例中,关系词 ZKZY 能够体现其前、后的从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回鹘语运用代词 ajar 来呈现主句和从句的关系。例如(Le coq 1912:33):

- (31) qam t(ä)ŋrili ki-ŋärü bar-dī kim qam(a)y bodun ajar tapin-ur
萨满 寺庙-DAT 去-PAST COMP 全部 人们 向它 崇拜-AOR
udun-ur-lar ärti.
膜拜-AOR-PL 是-PAST

(Mar Amu Možak) 去了萨满(巫师)的寺庙,那里所有的人向他顶礼膜拜。

例(31)中, kim 引导的从句里 ajar “向他”照应主句里的 qam “巫师”。若没有 ajar,这种关系就无法体现。

回鹘语中还有一种常见的关系化策略,其中主格主语的照应代词是 käntü “自己”。Waldschmidt & Lentz (1933:512)认为回鹘语的 kim k(ä)ntü ärür “(他)自己是”(如 yeti türlügadaqa ämgänür kim k(ä)ntü ärür än ašnu ačmak ekinti suvsamak “(他会)受七种煎熬,它们: 第一是饥饿,第二是口渴”)应该是相应伊朗语表达式的仿译,其粟特语形式为 kyy xwtyy xcy “(他)自己是”。粟特语的这一表达式又是帕提亚语的 cy wxd 'st “(他)自己是”的仿译。因此回鹘语的 kim k(ä)ntü ärür 可以说是根据粟特语或帕提亚语形式借译的,但还不清楚究竟哪一个语言是回鹘语表达式的蓝本。Özertural (2008:25)选择粟特语,并说:“Waldschmidt & Lentz 认为回鹘语的 kim k(ä)ntü ärür 是基于粟特语 kyy xwtyy xcy 仿译的。”Jens Wilkens(2014)优先选择帕提亚语,Klaus Röhrborn (2014)也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只在帕提亚语的形式中有曲折性系动词'st 或'hynd。回鹘语的 kim k(ä)ntü ärür 中的动词 är- “是”也是要求时态变化的

^① ZKZY 是表意词,即训读词。该词在粟特语读为 kēti “谁、哪个”(Gharib 2004:461),中古波斯语读为 ān ī “的那”。中古伊朗语有很多叙利亚语(阿拉美语)表意词。比如叙利亚语 MLK “国王”嵌入到中古波斯语时读为 šāh,在粟特语读为 axšēwanē,详见 Peter T. Daniels & William Bright (1996:520-535)。回鹘语佛教文献里也有采用汉字表意词的情况。比如回鹘语佛教文献中出现“三宝”时不读“sanbao”,而读为“üç ärdini”。

系动词，正好对应帕提亚语的’st/’hynd。而回鹘语中具有同样意义和功能的 kim k(ä)ntü ol (如 yulqaq özii kim käntü ol käning rošan täjri.“光明自己是 käning rošan 神(光明童女)”, nomquti kim käntü ol qamay nom ‘ilgii “大明是全部教义之君主”；详见 Le Coq 1922:15) 对应于粟特语的相应表达式 kyy xwtty xcy。粟特语的 xcy 有代词性质，对应于帕提亚语的系动词’st 或’hynd。回鹘语的 ol 也是具有系词功能的代词，类似于粟特语的 xcy。在回鹘语的表达式中，käntü 是主格照应代词，相当于同样具有照应代词功能的帕提亚语 wxd 和粟特语 xwtty。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回鹘语的 kim k(ä)ntü ärür 是依照帕提亚语的 cy wxd ’st，而 kim k(ä)ntü ol 是依照粟特语的 kyy xwtty xcy 仿造的。

5. 主句里指代后项的照应语

在《回鹘语词典》(Uigurisches Wörterbuch) 中，代词 antay 被解释为在关系从句的主句部分占据指代后项的位置。Klaus Röhrborn (2014) 称其为指代后项的代副词 (Kataphorisches Pronominaladverb)。

在关系句里的左向指代词 (Anaphorische Pronomina) 照应主句里的“上面”，即位于前面的内容。主句里的指代后项的成分 (Kataphorische Elemente) 照应关系句的“下面”，亦即将来出现的内容。在粟特语摩尼教文献中出现为 (Röhrborn 2014:111):

(32)	rtmys	’st’nt	w’γwn’k	βr’trt	ZKZY
	并且还	有.3PL	如此	兄弟	REL
	r’m’nt	y’r	’t	pδry’mc	wn’nt.
	始终	争论	和	吵架	做.3pl

并且有这样的兄弟，他总是争论和吵架。

句中的关系词 ZKZY 既照应前面的 βr’trt，也作其后从句的主语。其中，rtmys 对应于回鹘语的 taqī ymā “并且还”。在回鹘语摩尼教文献里也出现与其相同的句子。例如 (Özertural 2008:85):

(33)	ymä	ög-i	qarj-ī	antay	ögäk	sav	sözlä-yü	u-ma-γay
	并且	母亲-3POSS	父亲-3POSS	那样	不当	话	说-CV	能-NEG-DES
	kim	ol	är-n(ä)ŋ	köŋli-n	y(a)rut-sar.			

REL 那 男-GEN 心-ACC 照亮-COND

并且其父母不能说出那种照亮那个男人心里的不妥当的话。

上例中的关系词 kim 既照应前面的 ögäk sav，又充当其后从句的主语。虽然帕提亚语没有这类句子，可在译自帕提亚语的回鹘语文献 (即在 Sermon vom Licht-Nous) 中出现含有指代后项代副词的句子。例如 (Le Coq 1922:18):

(34)	ymä	bar	antay	üd	q(a)ltü	qararïy	tuymak	sün-İN-tan
	又	有	那种	时间	REL	黑暗	意	精神-GEN-ABL
	yäk-lär	ün-üp	yarjī	kiši	birlä	sünüş-ür-lär.		

魔鬼-PL 生长-CV 新的人 跟 打仗-AOR-PL

还有这样的时刻，从 (旧人) 黑暗的“意”精神产生魔鬼，与新人打仗。

上例中的 q(a)ltü 表示“当……时候”，也能像 kim 一样起引导从句的作用。回鹘语的这个句子是译自没有指代后项照应语的以下帕提亚语句子的，其中 kd (“当……时候，何时 (疑问代词)，如果”) 对应于回鹘语的 q(a)ltü。例如 (Röhrborn 2014:111):

- (35) 'wd 'st y'wr kd 'ž 'ndyšn t'ryg δyw'n
 并且 有 时间 REL 从 “意”(理解) 黑暗 魔鬼.PL
 'zyhynd ky 'd nw'g mrdwhm zmbg krynd.
 产生 REL 跟 新的 人 战争 做.3PL

还有这样的时刻，从（旧人）黑暗的“意”精神产生魔鬼，与新人打仗。

这暗示，指代后项照应语是粟特语独有的特征。通过长期依照粟特语蓝本仿译，回鹘语也产生了类似粟特语的指代后项代词，并且其用法和功能慢慢固定下来。此外，我们也可以推测，回鹘语的 q(a)ltü, ančolayu q(a)ltü 的用法也是受帕提亚语或粟特语类似句子成分的影响而产生的。

6. 回鹘语佛教文献里也出现右向递归性关系从句。例如 (Röhrborn 2014:112):

- (36) näj antay yer yoq kim lušyanta öz-i
 决(无) 那种 地方 没有 REL 毗卢遮那佛 自己-3POSS
 tolu yoq är-sär.
 充满-CV 没有 是-COND
 决没有被毗卢遮那佛 (Vairocana) 本性充满的地方。
- (37) ol sav yok kim käntü äšid-mä-sär.
 DEF 话 没有 REL 自己 听-NEG-COND
 没有他自己未听到的话。
- (38) yoq yänä antay oron kim a-nij körk-in közün-tür-mä-sä.
 没有 又 那样 地方 REL 他-GEN 面容-ACC 展现-CAUS-NEG-COND
 决没有他(佛陀)的身影不出现的地方。

在摩尼教文献中也不乏这种句子。例如 (Le coq 1922:15):

- (39) tükällig bol-up mänjigü tirig öz kertü yol-qä orun-qä
 完美 成为-CV 永远 活的 自己 真实 道路-DAT 地方-DAT
 ögrünč-ün täg-iň kim sizlär anň üčün oqī-t-miš bol-tuňuzlar.
 愉快-INSTR 到达-2IMP REL 你们 因此 读-CAUS-PERF 变成-2PL.PAST
 幸福的、活着的肉身以完美的状态，愉快地到达真实的道路和位置，你们因此而被召唤。

例 (39) 具备了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的特点，省略例中的关系从句，句子照样成立。

7. 附加语：陈述句里指代后项的代副词

鲁尼文文献中没有这种表达式，而在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中陈述句采用 inčä tip 来开始即将嵌入的句子。例如 (Le coq 1922:15):

- (40) taqī ymä üzüt-ümüz qaň-ii täŋri maniburxan inčä tip yarlıqadī.
 还有 灵魂-1pl.POSS 父亲-3POSS 神圣的 摩尼先知 如此 QUOT 命令
 还有我们精神之父——尊贵的先知摩尼如此说。

按照正常的回鹘语语法，嵌入成分应出现在 inčä tip 之前。而在例 (40) 中，嵌入成分出现在主句结束之后。试比较鲁尼文碑铭中的下句(《阙特勤碑》北面第 11 行, 耿世民 2005:135):

- (41) közi qaň yablaq bol-tači tip saqīn-tüm.
 眼睛-3POSS 眉毛-3POSS 坏 变成-FUT QUOT 想-1PAST

我心里这样想：“其眼睛和眉毛将要哭坏了。”

在粟特语摩尼教和佛教文献里有通过指代后项词来连接陈述句的旁证。在粟特语摩尼教文献里一般用 w'nk̥w。例如 (Röhrborn 2014:118):

- (42) rtβn 'yw w'nk̥w 'pšty'm 'skwn. 然后我首先向你这样请求。
并且-你们.G-D 首先 如此 请求.1sg PROG

在粟特语佛教文献里多运用 m'ð “这样，如下” 和表意词 KZNH 读作 m'ð (Gharib 2004:204)，例如 (Röhrborn 2014:118):

- (43) rty-šy ZKH^① wðwh mntr'yh m'ð pt'yškwy.
并且-他.G-D REL 妻子 Mandrī 如此 说

然后他的夫人 Mandrī 对他这样说。

回鹘语常用的指代后项词 antay 和 incä tip 的用法就是根据粟特语的指代后项代词或代副词的功能派生的。

8. 回鹘语中还多出现 whoever“无论是谁”之类的限定性关系从句。例如(Le coq 1922:22):

- (44) qanyu kiši kim bu yaruq-un ärmäk-ig käntü köjülin icrä
 哪个人 REL 这 光明-GEN 存在-ACC 自己 心-GEN 里面
 tarī-miš ärs-är ol kiši bälgü-si antay är-ür.
 播种-PERF 是-COND 那个人 标志-3POSS 这样 是-AOR
 哪一位想要把光明播种在自己的心中，那他的标志是这样的。

句中的 qanyu kiši...ol 起类似英语 whoever...that 的功能。

三 指示代词的语法化

赵明鸣 (2011) 研究了《突厥语大词典》中 ol 的四种用法，即指示代词、人称代词、系词和标句词的用法，也提及粟特语对回鹘语的影响，最后提供了具有类似结构的新波斯语例句。木再帕尔 (2018) 在探讨指示代词 ol 发展出的多向、多维的语法化路径以及疑问代词 kim 形成的类似于印欧语关系从句的句子结构时，提出这几种用法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并总结了指示代词 ol 在回鹘语中具有人称代词、系词、定冠词和关系从句标句词的功能，认为这种用法可能有粟特语或吐火罗语来源，但未确认到底是哪一种语言。

现在看来，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只不过他们都未提供所暗示的粟特语例子。其实 ol 的这些功能对应于粟特语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的功能。

粟特语指示代词有 yō “这个”、xō “那个”（阴性指示代词是 xā）等，它们大多数情况下作定冠词，xō 还可以作第三人称代词。除此之外，粟特语还有 xōnəx、yōnēθ 等复合代词（详见 Gershevitch 1954:203、206；Skjærvø 2007:19、23）。

1. 指示代词功能。例如 (Skjærvø 2007:26):

- (45) xā məzēxəč xānā østi. 那 大 房子 是 那是大房子。

2. 定冠词。例如 (Skjærvø 2007:26、31):

^① 表意词 ZKH 读作 xā “他，她，它，那个” (Gharib 2004:460)。

- (46) xō rəxši əspi əsti. Raxš 是一匹马。
 DEF Raxš 马 是
- (47) xā δēnδārt kū uštəmāx šəwand-kām. 虔诚的摩尼教徒会进入天堂。
 DEF 摩尼教徒 向 天堂 去.3PL-FUT

上句的 xō、xā 是定冠词，相似于英语的 the。

3. 人称代词。例如 (Skjærvø 2007: 26、25):

- (48) xōnəx xəči ərtāw δēnδārē. 他是正直的摩尼教徒。
 他 是 正直 摩尼教徒
- (49) xō Rustəmi xəči. 他是 Rustam。
 他 Rustam 是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粟特语 kyy xwttyy xcy 中的 xcy /xəči/ 有代词来源，对应于回鹘语的 ol。这表示原来具有指示代词功能的 xcy 经过语法化，变成了系动词。例 (49)、例 (50) 中的 xəči 正是由指示代词演变而来的系动词。

参考文献

- [1] 耿世民. 2005.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 力提甫·托乎提. 1995. 《维吾尔语的关系从句》，《民族语文》第 6 期.
- [3] 力提甫·托乎提. 2012. 《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 木再帕尔. 2018. 《维吾尔语的语义扩展和语音消蚀》，《民族语文》第 3 期.
- [5] 赵明鸣. 2011. 《〈突厥语词典〉中的 ol》，《民族语文》第 6 期.
- [6] Benveniste, Émile . 1946. *Vessantara Jātaka. Texte sogdien édité, traduit et commenté*. Paris: Paul Geuthner.
- [7] Durkin-Meisterernst, Desmond. 2004.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Turnhout: Brepols.
- [8] Gershevitch, Ilya. 1954. *A Grammar of Manichean Sogdi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9] Gharib, B. 2004. *Sogdian Dictionary: Sogdian, Persian, English*. Tehran: Farhangen Publication.
- [10] Heston, Wilma Louise. 1976. *Selected Problems in Fifth to Tenth Century Iranian Syntax*.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11] Laut, Jens Peter und Röhrborn, Klaus. 2014. *Vom Aramäischen zum Alttürkischen*.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12] Le Coq, Albert von. 1912.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11).
- [13] Le Coq, Albert von. 1919.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19, 3).
- [14] Le Coq, Albert von. 1922.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20, 2).
- [15] Özertural, Zekine. 2008. *Der uigurische Manichäismus. Neubearbeitung von Texten aus Manichaica I und III von Albert v. Le Coq*.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16] Özertural, Zekine. 2014. Mitteliranische Einflüsse auf die manichäisch-türkische Wortbildung. In Jens Peter Laut und Klaus Röhrborn (eds.). *Vom Aramäischen zum Alttürkischen*, pp. 93-104.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Gruyter GmbH.
- [17] Peter T. Daniels & William Bright. 1996. *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8] Röhrborn, Klaus. 2014. Lehnsyntax und System-Konformität: vom iranischen Relativsatz zur türkischen Nachtrags-Phrase. In Jens Peter Laut und Klaus Röhrborn (eds.). *Vom Aramäischen zum Alttürkischen*, pp. 105–133.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19] Röhrborn, Klaus. 1977. *Uigurisches Wörterbuch*. Sprachmaterial, Der Vorislamischen Türkischen Texte aus Zentralasien, Lieferung 1,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 [20] Skjærvø, Prods Oktor.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Manichean Sogdian*. www.fas.harvard.edu/~iranian/Sogdian/s01_introdcition.pdf.
 - [21] Sundermann, Werner. 1981. *Mitteliranische manichäische Texte kirchengeschichtlichen Inhalts*. Mit einem Appendix von N. Sims-Williams. Berlin : Akademie-Verlag.
 - [22] Tekin, Talât. 2006. *Orhon Yazitları*.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yayınları.
 - [23] Waldschmidt, Ernst und Lentz, Wolfgang. 1933. *Manichäische Dogmatik aus chinesischen und iranischen Texten*, 13:480-607.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 [24] Wilkens, Jens. 2014. Charakteristika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en aus dem Parthischen. In Jens Peter Laut und Klaus Röhrborn (eds.). *Vom Aramäischen zum Alttürkischen*, pp. 135–166.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25] Windfuhr, Gernot (ed). 2009. *The Iranian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 [26] Yoshida, Yutaka. 2009. Sogdian. In Gernot Windfuhr (ed). *The Iranian Languages*, pp. 276-335. London: Routledge.

Sogdian Influence on Old Uighur Grammar

Muzappar ABDURUSUL

[Abstract] Historically Sogdian has had deep contact with Old Uighur and left its traces in the latter. The large number of Sogdian loanwords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impacted by Sogdian in Old Uighur literature can corroborate this observation. This paper explains Sogdian influence on Old Uighur syntax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uncommon word order, various relative claus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demonstrative pronoun in Old Uighur.

[Keywords] Sogdian Old Uighur grammar language contact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 普忠良】